

追踪“隐身”在造假名单背后的人



“说实话,我在做这些假数据时,也不会觉得多愧疚或者害怕。”年逾四十的马竞(化名)坦言。他曾在华北某市一个涉及国有资本投资的中型企业工作,接触过一些编造材料的“任务”。作为当事人,他的态度,代表了不少基层造假者的心态。

12月初,“全网最忙五人组”以及百度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背后诸多公示中的乱象被曝光。“张吉惟、林国瑞、林玫书、林雅南、江奕云”人名大全开头的这5个名字,被反复原封不动地编入各种文书材料和公示。

从“全国级别”的书法比赛获奖名单、支教高校发布的福彩项目助学名单,到湖北竹溪县某国企虚构评审组名单……这些本应最具公信力和监督力的社会公示,却成为了造假的“高地”。

在追踪这些“假名单”生产者蛛丝马迹的同时,我们也在海量的网络评论中发现了一些未被曝光的“造假者”。

手法拙劣、经不起审查的“复制粘贴”为何会屡试不爽?造假者内心是否也有一丝迟疑和动摇?生活在“造假事件”里的受害者又会如何表达?我们尝试追踪“隐身”在假名单背后那些人的真实声音。

“造假漩涡”中被忽视的声音
看到造假新闻时,马竞想起了多年前,自己编造的一场新员工考核。

“为了让流程看起来有可信度,我在每个环节,花了不少心思。”马竞回忆,他甚至编造了一套考核评委的评语和分数。

他相信,很多造假者都抱有类似心理:认为利益相关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不会深查。

12月5日,有网友发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官网公示的“多彩送教淳滋味”福彩公益金项目受助对象名单与百度文库“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的部分姓名及排序完全吻合。

两天后学校发布公告称,该项目为校友会申报的2022年浙江省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总经费45万元,由人文学院配合实施,围绕帮扶留守儿童开展工作。校方还解释,项目验收时为满足受益人数要求,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直接使用了网络名单。

记者联系到当年该项目受助

小学之一——淳安县瑶山乡中心小学的现任校长叶翔。这位去年刚上任的校长,在事发后找到公益项目开展时在校的老师核实情况,确认2022年7月确有一支杭师大支教队伍来过,当月杭师大支教队伍还去了同县的石林镇中心小学。

当时在场老师回忆:支教队伍直接找来了学校,需要学校老师配合参与的环节很少,他们主要就是把学生召集起来,并且提供支教团队教学的场地。支教大约一周,内容以美育、体育等课程为主。

当时校内参与这一捐助项目的学生在20名左右,与杭师大官网上公示的216名虚拟受资助学生数量相去甚远。叶翔还找出当时支教人员合影,再次确认了当时参与活动的学生数量。

除去受资助学生名单造假外,项目资金流向也受质疑。校方公布的45万元使用情况包括购置书架、课程开发、学习用品等,但具体明细未公开。

在叶翔的说法里,这场公益活动并未在校内留下实质痕迹。他否认瑶山乡小学接受过网传的图书馆书架等公共设备的捐赠。“他们当时是捐给学生的,不是捐给学校的,我也无从核实。”

而杭师大团队当年资助的另一所小学石林镇中心小学,已于去年因学生人数过少而被撤并。淳安县教育局分管教学管理的工作人员称,“当时没有来教育局报备,我们也是最近事情发生后,才了解到当年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杭师大公告中所说的捐赠物品,具体有哪些存放在原来的石林镇小学,还在统计中。

记者多次拨打杭州师范大学这一项目涉及到的校友会、人文学院办公电话,直到发稿前,仍未获得回应。

有时,“造假信息”甚至公然出现在网络公示中,只因“被造假”一方不掌握监督、验证公开信息的能力。

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三口村六组组长金灿亮,为村民疑似遭遇的“假签名”事件已经奔走两年。2016年,镇政府向三口村六组村民传达了一个关于建设用地回购及土地复耕的文件,其中包括丁某开竹器厂的4.1亩土地——2004年,丁某和小组内村民曾有过口头约定,租用村民们4.1亩土地开竹器厂。该厂在2017年因涉及无证经

营,被当成违建被拆除。

村民们一直等到2020年土地复耕以后,依旧没有拿到补偿款,大家感觉困惑,纷纷跑去问组长金灿亮。

去年,金灿亮首次向村委会申请村务公开未果。直到同年4月7日,三口村村委终于在村内公开栏张贴了相关文件。村民们这才在文件中看到,丁某一共领走五次“复耕补偿款”,共计278800元。

后来,金灿亮借助AI,在网络上辗转搜寻了半个月,在浙江省政务平台“浙里办”的“浙农经”这个类目里,发现了村委上传的另一份租赁协议,这份协议称甲方丁某向乙方六组村民租借了土地,时间为2014年到2023年,附有六组5位村民的签字。

但这份签字名单疑点诸多:签名中的“杨军”不是土地所有人(所有人应该是其母亲俞荣珠);签名中的“张燕军”在租借范围内并无土地;“马绍华”的土地在丁某的租借范围内,却并未签名。

金灿亮去签名名单上的村民家中逐一询问。“我从来没有签过这种字,也不知道这份协议哪里来的!”村民金培根在见到这份协议时十分愤慨。他今年七十多岁,身体有残疾,儿媳妇还患有癌症,生活条件困难。金灿亮让金培根在协议右边写自己的名字,和协议上的签名字迹完全不符。

得知自己的补偿款被人用造假的协议领走以后,村民金德春无奈抱怨:“走路(散步)的心情都没有了。”他也向记者确认了那份“浙里办”的协议上不是自己的字迹。

金灿亮和其他三位农户也做了核实,他们均表示未在协议上签过字……几位被伪造签名的农户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没什么文化,村里的村务公开栏是他们了解信息的主要办法,根本不懂得如何在“浙里办”查阅被“折叠”的公示信息。

12月10日,丁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和村民的协议一直是口头的,并不知道租赁协议上的村民签名从何而来。他表示自己只拿过村里拨给自己的设备、厂房搬迁费,复耕补偿款没有拿,建议记者去找村委核实。而三口村委书记周小强则向记者表示,不知道有什么补偿款,具体应去问板桥镇人民政府。

“这些农户都是老实人,经济

条件差,根本不懂如何走法律程序维权。”金灿亮感慨。

实际上,他自己的土地并不在这4.1亩之中,但作为小组长,金灿亮还是选择站出来,帮村民们讨一个说法。

造假中的那些“合谋”
并非所有造假事件中都有明显的利益受损方。有时,事件中各方就像是心照不宣的“合谋”,各取所需。

马竞坦承曾参与过一起篡改公司业绩数据的造假,也是在前辈“提点”下,他用小刀和复印机用覆盖的方式修改了日期和金额。

“当年都还没有软件P图,这种造假方法很拙劣,一查就会发现,但我们每年都通过了检查。”他怀疑公司内的审计人员并非不知道数据有水分,但是从上到下为了完成年度指标,也好给合作方一个更漂亮的数据,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2月9日,有媒体发现在《青少年书法报》2024全国少年儿童书画艺术大展获奖名单中,同样出现了大量和百度文库某姓名集合中人名重复的情况。有参与过类似比赛的家长表示,此类比赛“水分”都很大。

记者联系了大赛主办方《青少年书法报》的一位工作人员,她介绍近期没有书法比赛计划,但孩子作品,可以通过订阅报纸的方式,在报上刊登。订的份数越多,作品版面就越大。如果书法社的老师能组织15份以上的订阅,则老师手下所有学生作品均可刊登。

当被问及投稿审核机制,对方表示:“没有专门的评审或指导老师,选孩子最好的作品拿来登就行了。”问及其报社之前组织的书法比赛是否存在虚构获奖者名字的情况,对方回应:“不是很清楚”。

社交平台上,不少书法培训机构负责人曾晒出组织学生参加《青少年书法报》比赛并全员获得奖的消息。当该报社比赛名单造假新闻传出后,记者向这些培训机构负责人核实情况时,他们纷纷挂掉了电话。

合肥一位书法社老师表示:“我都是让学生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书法社名义报名,就是为了避免让家长觉得不公平。学生也都是实打实获奖,至于大赛组委会使用的假名单是怎么回事,我并不清楚。”

艺术生王念(化名)对此类比赛名单造假已司空见惯。他回忆,画室参加全国性比赛,“基本都是全员获奖,二等奖起步。”在他看来,这类赛事是:“花钱报名垃圾比赛,老师赚钱,学生开心,家长也开心。”

造假在一些特定事件中,甚至成了一场低成本、满足各方需求的“默认操作”。曾在一家生产阀门工厂工作过的项目负责人张果(化名)坦言,自己也曾标书中“套用人名大全”。“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大部分时候就是图个方便。”

他举例,他在制作工程标书里有些环节,需要介绍生产工序步骤如何操作以及由谁操作,但张果不记得这些工人的姓名,即使叫得上“名字”,很多时候也是外号,他也

懒得核实。

“另外还有关于个人隐私的考虑,有些人并不喜欢名字被反复写进标书里。所以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招标内容上,我就直接复制了人名大全。”张果声称。

记者追问标书中哪些内容属于“不是很重要的”?张果似乎也说不上来。

另一种情况则是为了满足招标对人员数量的要求。比如他参与的招标项目文件上,明确要求某个车间某个工序,必须配备多少操作人员才算达标。张果所在生产线的人员数量并不是每次都能达到要求,有时他就会复制摘抄网络文库里的姓名大全。

“这些都是默认的秩序,也是给其他人提供方便,我现在已经不做这个行业了,所以才愿意把这些操作说出来。”张果说。

一位“造假者”的心路
那些年,马竞曾写下自嘲的打油诗,“半年造假,半年闲”,“回头想看看这一年做了什么,也说不上来。”

他认为,这一过程中,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上级命令”大于“事实”的惯性思维,以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他刚工作时,曾接到一个招标项目。部门领导给每人摊派了一定的任务额度。这本不属于马竞所在人事部门需要负责的范畴,但他还是把这条指示当成了重要任务去完成,一有空就打电话联络潜在投标合作对象。

但后来他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他们企业规模本就有限,且当地营商环境一般,招标方愿意低,所以他只好去编造标书的一些合作方信息资料,“有些供应商,可能只是有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我们就把它当成合作事实写进标书了,对公司生产规模和产值方面的表述,也都有水分。”

“而且即使通过伪造更高数据的方式中标了,明年公司就会想要拿下体量更大的标的,造假的数字有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马竞发现,上一次的“造假”,很有可能成为下一次不得不造假的“苦衷”,一发不可收拾。

“从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投标任务是难以完成的吗?”记者问。

马竞回复:“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捅破了你自己的部分,也是捅破了整个中标计划,没人敢。”马竞回忆,这场闹剧,终于在换了作风更务实的董事长后被叫停了。他也回到了处理公司人事事务的业务主线,不再承担其他经营性任务。

被问及几次参与材料造假是否心虚或愧疚时,他的回答很坚决:“不会,你把我想得高尚了。”

他解释:“因为通过造假应付交差的,并不只有你一个人,尤其是面对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他协助上级编造新员工招聘材料的事,后来还是东窗事发了,公司各级相关人员,都做了降职或扣除年度奖金的处理。当时公司纪检组找马竞谈话,告知要对他做出处分时,他表达了对这一行为的真实看法:我是这个事件里,造假链条中的一环,应该查明谁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具体获得的利益又是什么?

最后,马竞因为这起造假事件主动辞职了,他重拾专业,成为了一名律师,主攻民事类案件。

“现在我接案子做辩护,会坚持使用绝对真实的证据。既然已经从泥潭里爬出来了,就不愿意再跳进去。”马竞强调。